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月15日  
星期六

好  
读  
书  
读  
好  
书

□ 美编：陈明丽  
□ 编辑：曲鹏

《故事法则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、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新近出版的一本小书。在他看来，民间故事是一种结构稳定的功能组合、一个自组织系统、一棵生命树。“总是套路得人心”，此言非虚。古往今来，故事的结构貌似在无序生长，实则所有情节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结构或套路，而所有的套路，都是特定功能相互制约的最优结果。可以说，每一则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，都是特定语言游戏中的最优玩法。



◀ 王叔晖工笔重彩《西厢记》。《西厢记》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。

才子配佳人，美女爱英雄，结局大团圆

## 故事法则：总是套路得人心

□ 德霖

### 故事结构很固定

文学理论领域有一则关于福楼拜的经典故事。有一天朋友去看望福楼拜，发现他正在失声痛哭，朋友问他：“什么事使你这样伤心？”福楼拜说：“包法利夫人死了！”朋友问：“包法利夫人是谁？”福楼拜说：“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。”朋友就劝：“你既然不愿她死，就别让她死呗。”福楼拜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是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，我没有办法。”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说明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必然命运，是生活逻辑的必然结果”。

虽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，联系的方式是无限多样的，但在故事世界中，只有有限的人物、有限的事物、有限的联系。故事被限定在密闭时空之中，所以要按照特定规则去运行。而对读者来说，尽管故事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差距很大，人们却很少会去较真。因为读者在听故事之前，就已经预设了这是“故事”而不是“新闻事件”，从一开始就是以故事的逻辑进入阅读的。

由于故事是发生在独立空间里，《故事法则》指出，游戏的故事具有封闭性特点。

故事角色之间的关系封闭，不能出现多余的、没有功能的角色。比如，故事中的坏人也是“箭垛式”的坏人，坏到“头上长疮，脚下流脓”，那么，如果“长疮”的功能由某个角色担当了，往往“流脓”的功能也由该角色担当。这与小说等有明显不同。此外，故事只考虑角色之间的关系，不考虑角色之外的“吃瓜群众”。如《白蛇传》的“水漫金山”、《窦娥冤》的“六月飘雪、大旱三年”，都不会考虑百姓无辜受灾的问题，因为群众不是故事角色，不被列入故事伦理的考虑范围。

故事的功能项和道具是封闭的。通俗地说，功能项就是故事人物的行为，这些行为对推动故事情节是有意义的。这意味着故事中不能出现多余的、没有意义的行为。比如，在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中，在渔夫来到海边之前，只需要用一句“渔夫到海边打鱼”作为交代就可以，完全不必详述渔夫如何起床、如何刷牙洗脸、如何吃早餐、如何查看天气、如何收拾渔具、如何跟老婆道别出门等细节。

故事的逻辑是自洽的，情节是自我闭合的，也就是说，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必须相对地存在。比如《水浒传》，梁山英雄征田虎和征王庆就是一个后期添加的独立单元。在这个单元中，征田虎时收纳了十七员降将，到了征王庆时，梁山好汉一个未折，而田虎的十七员降将

折损殆尽，梁山英雄的所有指标都恢复到刚刚招安时的状态，所有矛盾都对出现，自足解决。

故事是一个“自组织系统”，具有在特定环境中自动适应、自动优化的特征。这种自适不是哪个人的行为，而是在口口相传的流通过程中不断修订、变异、改良，集体优化的结果。

此外，故事情节在逻辑上必须自我封闭、自我完善，不能留有缺失，只要有缺失，就会形成“紧张”。每一处紧张都必须引进新的母题加以消解，直到圆满为止。

### 大团圆结局受欢迎

民间故事的结局是既定的、封闭的，故事情节只是朝向既定结局的一个过程。一般来说，大凡熟悉民间故事的人，听了故事的开头，基本上就能知道故事的结尾。这是因为民间故事的结局本来就是预先设定的。《故事法则》把预先设定的民间故事结局称为“元结局”。

在施爱东看来，大团圆结局是一种最典型的元结局。为了实现大团圆结局，故事中的角色甚至可以违背生活伦理、生活逻辑。比如，在许多机智人物故事中，坏人都是说话算数、信守承诺，又蠢又萌。因为如果坏人不蠢萌，他就不上当；如果坏人不信守承诺，就无法对他们实施惩罚。相反，好人或者机智人物常常是谎话连篇、说话不算数、不讲诚信的。因为如果好人不撒谎，事事讲诚信，他就没法得到坏人的信任，也没法以弱胜强，以巧取胜。

美学家朱光潜曾经揶揄说：“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。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、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。剧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穷书生，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，然后做大官，衣锦还乡，与相爱很久的美人终成眷属。或者主人公遭受冤屈，被有权势的奸臣迫害，受尽折磨，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大老爷的公正，或由于他本人得宠而能够报仇雪恨。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不幸事件，但结尾总是大团圆。”

有人干脆将这类故事归结为简单的十六个字：“公子落难，小姐养汉，状元一点，百事消散。”甚至有人将之编成民间歌谣：“才子佳人相见欢，私订终身后花园。落难公子中状元，金榜题名大团圆。”

事实上，大团圆故事是一种世界性的民间文学现象。施爱东考察过200则意大利童话，其中至少有150则是以大团圆收尾。即便是迪士尼动画故事，其内容也都是英雄历经种种危险，最终必将



《故事法则》  
施爱东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化险为夷。《故事法则》认为，精英知识分子批评传统戏剧的团圆之趣，往往是因为不能理解戏剧演出在民俗生活中的社会功能。乡村演剧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，更重要的是作为节日活动或庆典仪式的一部分，需要迎合背景主题。此外，它还担负着伦理教育，即价值观教育的功能。正因为如此，“与其将大团圆追求归结为国民性，不如归结为世俗性、民间性、人类性”。

不过，《故事法则》同时提出，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，主要是出于启蒙目的。无论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，最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社会现状的“不满”主题，唯其不满，才能唤醒民众，以激发其精神、召唤其斗志、奋起改变其现状。而大团圆故事被认为是粉饰现实、麻痹斗志的文学，有悖于启蒙目的，因此遭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批判。

### 金庸小说好在哪儿

民间文学虽然普遍是模式化的叙事，但是很受市场欢迎，所以，即便是在当代，作家或编剧在创作时，仍无法逃离这些“套路”的约束。不过，优秀的作家或编剧会努力尝试在“套路”中加入一些变数，从而带给读者和观众新奇的感受。

《故事法则》将史诗文学和金庸武侠小说放在一起作了比较。史诗集口头文学之大成，借助史诗艺人的表述，集中体现了普遍性的民族意志、公众愿望和审美理想，其英雄塑造和人物关系都已形成固定模式。金庸小说和史诗文学类似，有一定的模式，一些可以反复使用、不断改良、不断赋予新鲜意义的模式。

最基本的框架是，无论史诗英雄还是武林英雄，其成长大都会经

历“特异诞生、苦难童年、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、成功求婚、遭遇重大挫折、建功立业大团圆”这样一个过程。两者的英雄形象会有一些共同特点：英雄的身世具有神秘性；英雄从小缺少父爱；复仇是英雄人生的一大使命；英雄有惊人的成长速度；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，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……

金庸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赢得众多“铁粉”青睐，还有自己的许多“秘方”。比如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，金庸既遵从了英雄故事的既定结构，亦兼顾了节外生枝的形式技巧；既有英雄母题的不变成分，亦有话语技巧的可变成分；既有必不可少的叙事功能，亦有信手拈来的民间趣味。

以《射雕英雄传》的“桃花岛赌赛”为例，金庸将“三道难题”“傻女婿故事”和“与恶人赌赛型故事”等民间故事糅合在一段情节之中，使这场婚姻赌赛变得险象环生。为了确保傻女婿在赌赛中的胜利，金庸又安排了老顽童周伯通一场戏，让郭靖先在老顽童处学得绝活，背下《九阴真经》，而这恰恰又是民间故事中傻女婿误听误信，不识变通，反而因祸得福，以及弱者战胜强者型故事的妙用。

民间故事中，与可爱的傻女婿相对，总是有一个漂亮的巧媳妇，于是金庸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女主角黄蓉。黄蓉天资聪颖，略带刁蛮，恰是傻哥哥郭靖的头号克星。小到吃喝拉撒，大到临阵对敌，郭靖都是在黄蓉的支配下行动着，这些行动往往是机械行为，于是平添了许多令人捧腹的奇趣。当《射雕英雄传》结束的时候，傻女婿的故事却还在继续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段誉和虚竹，都在不同阶段，冒着傻女婿的呆傻气，处处误打误撞，却又傻人有傻福。

此外，民间文学中有大量斗智不斗勇的机智人物小故事，金庸将之巧妙地点化入文，颇有奇趣。华山论剑一场，欧阳锋走火入魔舍命相搏，居然逼退了黄药师和洪七公，眼看就要夺取天下武林第一的宝座，黄蓉急中生智，用激将法让他和石壁上自己的影子相斗，欧阳锋果然上当，结果手脚打在石壁上，疼痛难当。施爱东认为，这一情节明显受到印度童话《狮子和兔子》故事的启发，故事中狮子要吃兔子，兔子用激将法让不可一世的狮子和井里的倒影相斗，结果狮子被井水淹死。

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有言：“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思考，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，即从作者与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，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。”可见，每一部优秀作品的成功绝非偶然。